

# 秋水长天

□章铜胜

天上的云，开始变薄变淡时，秋天大概就要到了，天空中已经难以见到白云堆叠涌起，也很难见到如棉絮般洁白，似山峰般攒聚的云影了。有时候，我是怀念夏天的云的，像激情的青春容易让人心生留恋一样。而秋天的云，好像看透了世事的纷繁，有了洞明的睿智般，薄而淡，随意而纷乱，它们并不介意在天空中的姿态了，也不在意我们仰望的目光了，它们形似薄片，状如长带，或散乱若絮，都无妨了，云自欢喜就好。可我依然会仰头望天看云，一如夏天时。

当树叶都静悄悄的时候，我望着天那那些稀薄的云，想知道它们会流向何方。当它们在空中也静止不动的时候，仿佛只有鸟的欢叫，和渐渐稀疏的蝉声，在提醒时间的流逝了。可云是难以捉摸的，有时你抬头，却看不到它是否在飘动，可一转眼，它们又不知飘向了何方。在秋之长天，云影去去无痕，而天空似乎更明净一些了，因为曾经有过云影飘拂，也因为云影已经飘然而过，天空重又纯净如新。

秋水，是善睐的明眸。可我

觉得，秋水也是一汪清流，是大地之眼，它纯净无尘，面对长天，胸怀大地。在我的眼中，秋水总是很瘦，瘦到让人心疼，大江大河如此，小溪浅流也是这样。对于任何一条河流，我们不一定见到它的浩浩荡荡，但也一定不

想看见它瘦弱的样子。一条河流，总要丰盈一点才好。面对一条丰盈的河流，容易让人对它产生更多的联想，就像我们对某个人，对自己付出努力的某些事一样，总是会有一些期许的。而你在面对一条清淡的河流时，总会感到于心不忍，那原本应该寄予的期望，仿佛也会变得浅薄，甚至不再有心存期望的想法了，就像对秋天的薄云，你是难以将一场秋雨和它联系上一样。

长天之下的秋水，好像让我看到了一些什么，当然，这可能只是我的一种猜测，或是自以为是一种理解。我知道，有时，季节会告诉我们它的某些想法，这无关智慧，只是一种自然的现

象而已，我不知道我们能从中读懂多少，或许我们并没有留意过它们，也难以读懂。而我总认为，在秋天，如果我们能少一些期许，可能会收获更多的东西，就像秋水长天，随意、简单、纯净，却能容下更多，为我们打开秋天更多的可能。

秋水的瘦，是不是在告诉庄稼，你们该长大了，该成熟了；是

不是也在告诉我们，该宽容一些，或是该知足一点。于是，在某一个白天，或是夜晚，那些庄稼好似听懂了秋水的话语，虚心地低下了头，黄了，红了穗子，多么虔诚。那些秋天的叶子呢，是不是也觉得自己也有一份装点季节的责任，它们呈现出深浅不同的红、

黄、赭、绿，也呈现了自己不同的心思，有的向大地诉说秘密，有的迎向冬天。而我们呢，对于秋天，对于自己，也有不同的心思吗？在心里，我一直很佩服一种人，他们辛勤耕耘，但对收获却持一种豁达的态度，觉得每一种收获都是上苍的恩赐，而不是自己付出了，理所应当的得到。人能如此，大概是懂得秋天，懂得感恩的。

秋水长天，是我们在季节的更迭中遇见的风景，也应该是一种反观、反思的参照，它能让我们看见一些纯粹、简单的东西，也能让我们看见一些丰盈、成熟的内容，而我们所需要的，是一种取舍的态度和决心，她应该随意如长天，明净若秋水。

## 大地知秋

□米丽宏

四季来临，都以“立”字示意，其实新季节哪那么容易就建立起来呢？像备赛的运动员一样，候分数刻？不可能的。新旧季节，往往交互错杂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。一墩枯草棵子上，攒出一蓬新芽；一树翠玉般的梧桐上，落下一枚黄叶。那就是季节变换的景象。

就说秋天吧，立秋，说是“秋”了，却处于每年的大热时节——三伏的末伏；而从立秋至秋分，中医还称这段时间为“长夏”。我们喜欢将立秋后的酷热喻之以虎——“秋老虎”。秋老虎凶猛，不亚于盛夏，尤其白露之前那一段。

但是，热的表象下，潜藏着不易察觉的秋的“暗流”。当人们还在空调房里躲避暑热的时候，植物已觉察到了秋天稚嫩的脚步。

立秋一到，大地上的西瓜和甜瓜就渐渐停止生长，要么藤壳变黄，要么花穗瓜小，即使藤蔓牵着一两个大瓜，也似年迈的老母，显得力不从心。此时，瓜的甜度降低，因为糖分含量达不到。过了几日，罢园的时候到了，瓜农扯藤拔蔓，收拾起最后的瓜蛋。

丝瓜、葫芦、倭瓜，都露出萎凋的气象。

西红柿、黄瓜、豆角、茄子……夏令瓜蔬，都失了翠绿五彩的葳蕤气派，萧条离去，自觉让位给秋菜。菜园里，露出了黝黑松软的空地。这是为秋天腾出的位置。

那些播种更早的秋菜，比如，头伏种萝卜，二伏种白菜。在“足蒸暑土气，背灼炎天光”的酷烈里，就已经走向了田野。莫非它们嗅到了盛极而衰的夏、悄悄滋生的秋气吗？

蔬菜知秋，比人还灵性。

## 立秋，点滴到天明

□仇士鹏

蒲扇悄然过渡了伏天的音色，蝉鸣依旧赤裸裸地躺在竹席上，它们霸占了夏日最嚣张的性格，也接过了寒蝉凄切的结局。荷花在整理池塘的残席，摘下王冠，托付钓者带给准备着

人道，“春风得意马蹄疾”，吹面不寒的春风好似福音，唤醒了万千物华；但也有好多植物，等的是一架秋风。秋风起，秋意浓，你看那扁豆，你看那牵牛，你看那葵花！整个夏天，它们曾被节令禁锢得不能开口，一口气憋着，只好绿森森地膨胀；或把一腔蛮力，用来向前伸展。如今，秋风打开了它们的豪放胸怀：想开花就开花吧，想结英就结英吧，想继续攀登，那就照准云端继续攀爬吧。金风玉露，秋风地头，都是人间最美的相遇。

谁道秋萧瑟？秋天为多少花草，带来高光时刻？也为大地带来繁华和殷实。

扁豆撩开绿斗篷，哗啦，散出万千蛱蝶。牵牛，站在篱笆高处，对着晨光，昂扬地吹起小喇叭！路边的葵花，巍然端庄，将细密的花穗撒落，扬一层碎碎花瓣，在人肩上、发上、地面上。“叮咚”一声，“叮咚”又一声，落到了人心间，像秋光的甜蜜眷顾，令人不忍拂去。

万木争荣，你们尽可以在春年的阳关大道上春风得意；我呢，秋日小径上，也能开出一片锦绣天地。我们都争，不是不屑，是无意，是不自知。正如，人各有所长，也各有属于自己的天地。

秋花之美，美在秋天赋予的清丽。

你在秋光里努力开花，我奔跑进秋天全力结籽。立秋核桃白露梨，寒露柿子红了皮。立秋三天，寸草结籽。这都是秋天最动人的情景。开花的，不以为迟，因为有秋光的照拂；结籽的，全力以赴，这是对秋天的礼敬。你给我秋风秋意，我报你花朵和果实。知秋，莫若大地。

盛装的菊花到了秋天，浪漫由粗犷的热烈继承。涟漪里，暮色挥别远山，萤火渺茫。枕头上新的凉开始梦见檐下雨滴。在天明前，梧桐寄出了墨痕未干的信。折一截柳条，系在白云的鬓角。留不住时光，也要留住每一年的希冀与想念。

## 祖母的秋天——望远

□马海雷

祖母没上过一天学堂，她不识字，但她脑子好使，是家里的活日历，什么时候种什么庄稼，离下一个节气还有多少天，她不用数指头便能脱口而出。小时候，天热，避暑靠风和扇子，热得我浑身难受，祖母说，快立秋了，立秋就凉快了，你闭上眼睛，紧跑两步，秋天也紧跑两步，转眼秋天就到了。秋天到了，一早一晚便凉快了，小风嗖嗖一吹，哎哟，还得拖出棉袄来披呢，不然，冻得小牙打战。

祖母一边说，我一边闭上眼睛，感觉自己飞奔起来，秋天也朝我跑来，我一下握住秋天的手，像握住了冬天的冰凌，夏天的冰棍，顿时赶到凉飕飕的。

三伏熏蒸，酷暑难耐的夏日，祖母总是不急不躁，她说，热到头了，秋便来了。祖母夏日时节算日子，不是初伏多少天，中伏过了几天，而是今天立秋还有几天。我也掰着手指头，一天一天盼，过一天立秋的日子便近一天，心里的烦闷便少了些许。

祖母的迎秋和我不同，每年立秋这天，她总要领着家里孩子去赶集，赶上哪里有集便去哪里，祖母要领我们吃集饭，还要扯新布为我们做新衣。秋凉了，小孩子该添长袖衣服了。家里每个小孩子都扯上一身，祖母一早一晚趁着秋凉赶制出来，看着我们穿着新衣服，比望着田地里丰收的景象还幸福。

为了赶在立秋前攒够扯新布的钱，祖母每天都在地里劳作，果园里的桃子熟透了，祖母摘下来，装篮子里，挎到集上卖了，回来后一遍



飞翔 汤青/摄

## 人间清秋时

□汪洁

季节更替，宛如一朵花的绽放，倏忽悄然。一夜北风，清秋便乘上节气的班车，匆匆赶回人间。

这淡雅的秋，来得轻，来得静，来得诗意。天高气爽，烟消云散。

暮晚时分，行走在乡村，天空蔚蓝透彻，云霞涨红着脸，与夕阳携手。行行雁阵，徘徊南飞，频频回首着这块栖息的土地。一头老牛散步田间，啃着枯草。

这个普通的卖菜男人，三十岁已经叱咤商场。四十岁时，一次失误，全盘皆输。他没有东山再起，而是到市郊包了一片地，种菜卖菜，过起了清苦，但稳妥悠闲的日子。

我替他抱屈，他却很淡然地说，姑娘，你到了我这个年纪自会理解的。

他的车上齐整地码着亮白的干蒜，一盘盘，编着大辫子。这是他自己种的。他种的瓜果蔬菜很多，有什么卖么？

这个普通的卖菜男人，三十岁已经叱咤商场。四十岁时，一次失误，全盘皆输。他没有东山再起，而是到市郊包了一片地，种菜卖菜，过起了清苦，但稳妥悠闲的日子。

我替他抱屈，他却很淡然地说，姑娘，你到了我这个年纪自会理解的。

这些，我笑得肚子疼，我的每本书里都夹了很多“树叶”笔记，他当日记或信件来看，当然内心戏扯出几万里了。

老洲知道实情后，倒也有心，再给我来信时都会在信纸里夹一枚树叶，上面写上几句他自己写的打油诗，虽然水平不高，但诗句借叶生辉，让身边朋友羡慕不已，说我俩过大才小资情调。

我替他抱屈，他却很淡然地说，姑娘，你到了我这个年纪自会理解的。